

卷六七

書影



因樹屋書影

第六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恚。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資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葉文忠與閩人建一拂祠于金陵清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鄙，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見芥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瓦爲之，則不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雞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省門外，專傳

雞鳴。又應邵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下。歌之。卽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一人唱爲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遍遠近。宛轉其聲。往返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卽古雞鳴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村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今之飲火春。食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

蕩滌之。毋受人毒詈。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真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爲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玦。值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遂以爲玦。後指漸大。

卽貴時此瑛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
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營裨將同裨將者多中
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軍一待以敬。言
及戰事則嗷嗷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
膽。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總兵
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端治兵。流賊至。整
兵關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爲旦夕可盡殲。決戰
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
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

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
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具竭。
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
皆死。身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
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
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摧毀。
大叫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
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
出遇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

書影
四
賊。賊亂莫辨。以爲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關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撰周將軍傳。予遇寧武人。問將軍事甚詳。使得握大將符。統十萬衆。鼠輩不足殲也。用未盡其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

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邈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詠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

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
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降耶世之薦樽
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譏者
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
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
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
於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
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
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

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
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
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
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
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
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
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
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侷乎其惟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旨也。發言皆嚴氏之譎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僨哉。

養病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爲二章所竊事。末云。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竇。夫坡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卽出。叔黨不能俟其歸乎。卽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

致之。而乃置之。凡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母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魏科者。捏爲此說。效二桃殺三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爲某官所私。有有私而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愠。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此言。不止附經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捨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

假智力於其間哉。見梅純備忘錄。將此法讀春秋。省却幾許藤棘。士而欲書於學。只示以心法。鹽鐵論。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也。按今滇中尚用肥。卽貝也。不審紫石何製而周用之。漢書地理志。滇池。其水不涸。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以爲二易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詞也。然今莫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僞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卽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

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見北戶錄今百中
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
本。鵬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
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
得爲酒保管仲作革僅見此。畫鑿云顧德謙
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
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
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

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
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
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
古其說如此又山西董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
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
宛寫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
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
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
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

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也按茂傳後云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則爲雒中密無疑或前爲高密耶紀傳不應牴牾如此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歸妹之爻撰出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擲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既歛四句不甚解至四五句今所在地下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

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肫豚也。或
狔。今古玉器中玉狔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
卽璞所言歟。

馬實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邳隆之世。免磚瓦之姿。
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
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
曰磚瓦之姿。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
于任城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
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饈曰。止得好飲食而已。
按揣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
別有幻術。以抹眼爲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俚。
然元裕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
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
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慾阿羅漢
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

當風立意或出此。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蓋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卽謂贈彼矣。李白贈任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爲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咸具。而猶恐其時遺也。何論古法哉。古人爲人題物。亦不盡粘着其人。如宋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人爲之。必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今人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

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焉。遂以爲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今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艚。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艚也。是不然。我旣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

書影
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艦一艚舟中之一物耳。又曰。今人以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

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予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鉅釘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

書影
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
而今人以為有法可乎。又曰今人每引李于
鱗之言曰宋人憚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為宋文
好易之証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聞
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
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
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
人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
旨之謂也。又曰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

王李受今人一盼耶

又曰子曰脩辭立其誠

未聞以浮華為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
臃腫駢麗為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
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剽竊句
字為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
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
儷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
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
辭華之極矣。即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

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悃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

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菘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宣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窕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剗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

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又。曰。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傭。爲。正。余。賴。古。堂。文。選。備。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爲。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輒。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爲。之。一。慨。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坡公云。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柰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况真個是汴人劉酒。無名字。惟嗜酒。人卽以酒呼之。已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住林宗張先生宅旁。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臥則鼾聲如雷。醉中作畫。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顏其草堂。余取坡公語題曰。略似菴。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爲聯。酒得之殊自喜。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往予于翁婿文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清夢。其指雖荒唐。意實源于此。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清露濕。卽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爲天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此。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密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旣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

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

否。女云曾犯。經營。緇帙。成于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叔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温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縟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統統。次曰蕙綢。幼卽小鸞。葉公彙爲午夢堂十集。行于世。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郎中也。近日挾太素脉游於公卿者。其法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脉。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之崇卑。命之壽夭。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脉而悉子之休咎。有診子脉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爲王

荆公診脉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諛諛以求悅。揣摩以倖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遇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匱鼎洗之屬。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爲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剿襲歷下爲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日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真博真大真高真古。然只好看寺門耳。此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邨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瞞睡落床。難以凌雲。

耳予謂拉雜變好對論。嗤符。坡公舊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余已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令只及學宮也。城東

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鍍繩繫鍍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緣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冲、王季重，皆澗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冲因皦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予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

壯時太冲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
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
稱爾潮回遠嶼青日歛驚濤紫耶太冲晚年足
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
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
雅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黥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
孫中泠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
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疎狂學令尊之
句聞者捧腹太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
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
園手種千株松今謾謾作濤聲矣先生曰如此
尚戀戀十丈軟紅塵耶季重蹙額曰膝有八兒
子強顏爲此輩出不則饑死矣先生曰何不食
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
州三先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
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弓旌不

書題
爲光垂拱。纓紉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
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
六十年。雖慙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京
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
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
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
生詩。余旣爲刻之。維揚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
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
皆沒于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
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
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
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爲詩。画
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
權也。四方詞人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
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

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酌月，新調從人。
翻水國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飲
襟依鶴步。歌中住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
真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箏歌，未是周
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
返緱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
陶菴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
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楚有致，予舊藏
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陳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
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
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
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
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
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關，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諛
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常以丈
丈書人筴，致其人終身切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

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徽人閔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鄉上雒郡王之聘。已卯過予。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爲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闡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真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淀老人張文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多稱爲露涇。西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噉。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

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皆不以爲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耳。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爲陽木，丁爲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閩人爲予言，鷓鴣棲止，各有定處。相侵則鬪，弗止。採者置罔網中，鷓鴣聞罔聲，以爲據其地也。急歸，謀與之鬪，自陷于網，爲人獲矣。舊傳鷓鴣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髯鬚，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

一。女。適。程。君。慎。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
時。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慎。先。爲。之。
葬。慎。先。之。女。爲。予。嫂。予。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
慎。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虞。
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
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
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
興。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
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于。時。白。下。談。詩。者。亦。皆。
以。先。生。之。言。爲。公。允。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
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
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么。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
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
于。妹。嬉。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不。必。言。美。玉。
是。也。蓋。好。色。又。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

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迷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痛芟之。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脩曆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見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子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櫝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談苑。太子櫝食，人罕用之。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縑從。

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爲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鑽作語錄。頂香冠。三教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不可勝計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視作兩物。欵乃音奧。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矣。

唐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因真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須期。又樂伸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旬餘可借。四序應如期。分至寧憊素。盈虧信不欺。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羲氏兼和氏。行之又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寅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
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
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
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所立也過澗石
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
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
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
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簋于戚錢罇弁
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

武以鮑昱爲司隸惟當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
布上移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露布咸使聞知
蜀建興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緘曳布固屬可笑
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爲據也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
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
了此言大是醒人大夫豈爲五大夫吳郡人不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
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

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
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
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
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
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又漢書漢高
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
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
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
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
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
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卽在不相知之
中如此見偶然錄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
綠水金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
弱水卽有金石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強名
○職方外紀云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

中噴出。卽凝爲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水。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元。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去書坊不二十里。建陽鑄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

已未有禮雖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飲者無辭。所以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此。要非不衷。程氏歌哭之爭何爲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爐鏡。鏡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卽周景王鑄也。製作

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匕余亦得數種至銅鏃則雜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

因樹屋書影 第六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七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喬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喬離董統軍馬大官也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神速姑解之言蛇謂穴傍有金因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能知

蛇語爲尤異矣。

韃馬。馬不施鞍轡。曰韃。韃立誕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

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元碑亦云

圖形戢武閣。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

閣。畫功臣。今遷都雒陽。合議脩建。副元帥梁王

勲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勲。從

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

樂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

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

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

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

惠在儉。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欠畏威敬

恕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

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

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愬者。非以一去爲難也。余謂士君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誓固足鼓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堯夫謫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何處得來。熟睡之客。更奇。此客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之。此可爲善處患難者法。省却多少葛藤。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鏡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益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

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卽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闖人之稱。

卽今謂淨身人也。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

歲進闖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白徒。見

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又白士。羊祜

曰。以白士而居重位。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

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帝

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又白望。德宗時。

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屢左。謂之白

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僧也。又白打。見王建

詩。謂不持寸鐵。徒手相角者。又白間。古弓名。

又白間。壁間窗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又

白萍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

又白顛的顛。白顛言馬額上當顛如月。見爾雅。

又白灤。周穆王右驂赤驥。而左白灤。音意本

傳作儀。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又

白。奧。獸名。奧。古澤字。見石鼓文。又白。及。牛名。

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

其瘡卽滿見金樓子。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曰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客揮犀。又白。帶有一女恒著青裙白。帶直音云。帶。杓也。杓。帶。縉頭也。見異苑。又白。題。白笠也。漢穎陰侯。斬白題將一人。又白。唐。烏名。唐黑色也。白唐。一變爲青鵝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又白。荅。木名。音高。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又白。選。士免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以文龍。名白選。直三千。選上去三聲。亦作撰。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山海經。又白。水。刺。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錄。又白。陵。雄黃之異名也。見爾雅。又白。乳。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又白。越。蒲屬。可緝爲布。漢鄧后賜周馥貴人白越。六研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精者。議字尤奇。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實如繭，其中絲如繭，名爲白疊。國人取織以爲布，正爲輓白。又白稷，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糶。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爲類。予欲爲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爲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一千六百里，北邁旣至，云抵京矣，則實有

邦畿在也。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九萬里，御飈籥雲而上，何所抵乎。爲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臯三十年前，有僧蓮宇者，受具足戒，梵唄之餘，工爲詩。澹雋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脩復，迎蓮公董之，鑿千金，庀材具，乘木糾綯，咸

備工將始矣。有某孝廉者，亦方治屋而無所得。乘木糾絢，意寺工未始，具乃備。盍假諸公，言此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四，堅弗許。孝廉赧怒，以半刺囑邑令，謂僧無賴。漁修寺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矜及。鑿金治寺者，咸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爲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諸君，我不僧苦也。衆乃聽公出，令大諄公，答之十，使伍伯導之。輸服孝廉公出，衆擁之歸。公入室，謂衆且去。謝導者曰：詰明從往，輸服公垂簾，結趺團蕉上。處士覺有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某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羸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洎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筋，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蓐，闔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踉蹌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囚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爲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

乃多慧善爲文垂髫補博士弟子員隨食餼爲
高材生循循有孝友風里中無不慶孝廉之有
孫者衆謂殆非蓮公何相報之及耶未幾孝廉
監軍遼左以城陷逸歸獲罪邑令發其事予戍
改革後其孫三十餘忽自恣斫地無不爲家中
落久之卸所居巨室始市櫬漸采椽及榱及礎
石家徒四壁耳又久之乃倒壁市籠整隣家族
子曰柰何洞然與我通孫遜謝曰無傷少頃卽
有薄障矣人傳爲笑家旣敗尤多穢行人多不
齒之入黷宮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
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敏公詩
一卷行於世○紅蓮投胎賴有末後一着不失
本來面目此公改頭換面狼狽至此修怨耶自
悞耶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以
貴忍辱也予旣爲公記復爲公惜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
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
今時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試墨錦囊漆匣羊質

虎皮。俗人不識其爲白爲黑。良可發笑。此新都程于止語。真中今日墨弊。

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顏錄。焦澹園先生。常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予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若依筆乘所載。再爲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哀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雒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

名以雒，亦猶德清之山名望雒耳。泰山沒字碑，七脩類纂以爲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守曲三山語予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沒字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正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爲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以俗言爲無稽也。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不能行也，而易之画影，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爲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瓦釜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興感。如周漢明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

學宮則廢然而返。卽逢掖亦無肅心虔禮何也。
二氏有像可欽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周之大
祭周召二公實迭爲尸焉。尸借以像像跡如尸。
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悖。唐改坐像。是唐前有之。
何必求異二氏而侮慢尼山。使鐘鼓無靈。芹莩
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
如故。渾源爲是。曲陽爲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
常吉謂此恒山在沙漠中。今天同府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非舊恒嶽也。然則無論曲陽併
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
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濟河王子。意在維城。有
此遠識。須麋不逮。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
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

隨入。礮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柰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殊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

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
 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
 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
 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即雷公也。又代州
 雷公取垂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
 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
 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
 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
 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
 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
 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為天雷
 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為穴，多品
 供雷，與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為神所依，
 即呼為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
 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
 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
 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

謂糞心抑欲止淫。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粟欲聞淫似韻。漢後贗語耳。周禮饋食之豆。蜃蜺醢。蜃蛤。蜺蟻子。不知古人何以取此作醢。今方丈卽侈言及必噦。錄異記。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淨。鹵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放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洎薑釀焉。味極辛辣。則蜺實可爲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鱉子爲醬。潰沙喫爲羹。鹵龍虱。煮蜂房。腊田鼠膾。竹豚。甚于醢蟻子者多矣。何足怪。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遠取食之。齒合聲。猶唧唧些須尾。猶戛戛掉人頰。上名曰蜜唧。視爲上饅。言之尚悸。况下箸耶。北人有吞蝗者。食豆叢中蝻子者。貫全蠟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誚南。猶南之誚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耳。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相謙要參軍。王弘同

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蔗使庶生兒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麗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艷。種芫荽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箒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黃楊木以陰晦夜。無一星

時伐之爲枕。始不裂。欲引竹過牆。以死貓埋牆外。則竹盡向貓行。欲茄子繁。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真不可測。

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子止語也。家大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視。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爲之矣。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
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
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
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
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
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潮汐者、一月之中、
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
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
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
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
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
見抱樸子、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
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
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于左、日出則早

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爲信然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說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

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遂致冥追况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

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乘乃雒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荊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厭勝之法二物俱見荊州特異

劉仲原得銅斛二于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曰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見珊瑚鈎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

飲量卽三斗爲一石亦稀。若典君兩戟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多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則知去古亦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較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况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卽真。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見高僧傳。安釋道安也。同量亦猶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一器而五物備焉。

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

昔有異技于寡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
賜金帛。今而望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倒投
挾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于宋元君。以雙
技疑枝見。長倍其身。屬脛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
賜金帛。按雙枝屬足。卽今踞高躋之戲也。高躋
之戲。習于着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
刀劍等。倒投挾。不知何戲。今京師闈宦畜童子
爲觔斗舞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挾音近。
豈卽倒投挾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技自雙技。

揚雄覈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雒呈龜書。
見困學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暉摘秣陵前脩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
尤附錄于此。素爲人傳誦者。亦不錄。史京兆
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礪戶蜂留。蜜松巢鶴墮。
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襲衣生暮
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花天。
草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誼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閣雨。

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倪尚書謙字克讓。
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畦稻舒花水氣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後。
白蘋風冷雁來初。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云。秋殘羣木老。
野迥亂山高。新嘉驛云。風定涼生樹。庭空月近人。
鉅野云。沙草釀寒殘。雪在野雲翻。影斷鴻懸。
徐僉憲完字用美。送何省叔還京口云。江涵秋雁影。
岸拍晚潮聲。姚太守黼字大用。淮陰夜泊云。燈影遙臨岸。
月光低近城。鳳臺別墅云。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自來。
陳指揮鐸字大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
伊僉事乘字德載。游寺云。野鶴盤雲下。清風挾水涼。
梅明府純字一之。舟中卽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
李副使熙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鴉。
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典在煙霏際。年銷馬跡中。
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濶萬峰開。顧副使瓌字英玉。快雨有述云。片雲

生晝暝急雨淨高天。顧貢士嶼字懋溼東橋
 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
 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迫諸天散
 曉鐘。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溼長子江上曉
 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栖霞寺云流
 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謝山人承
 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
 秋爽多。金舉人大車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
 敗葉秋皆墮寒煙晚欲無幽興云放棹晚潮至

開門春草生。金秀才大興字子坤遊城南諸

寺云黃葉喧高樹青山起夕煙。王太僕韋字

欽佩西堂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寄

羅敬夫云花氣風生席簫聲月滿船。王太守

可大字元簡壽州渡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

岸花。焦太史澹園咏梅花云花開幕雪人歸

後香滿寒庭月上時。陳太僕沂字魯南遂初

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鈎。羅主簿燾字

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

秋。葉。聲。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煙。橫。沙。市。
遠。船。過。海。門。稀。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
聲。侵。夢。斷。竹。色。映。堦。虛。高。汝。州。遠。字。近。思。泊。
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花。圓。臨。淮。侯。
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芳。草。遠。
人。去。落。花。多。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
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濶。愁。來。霜。逐。髻。毛。新。
何。御。史。淳。之。字。仲。雅。別。陳。師。宗。伯。云。潮。痕。迎。雨。
急。帆。影。帶。烟。過。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
遠。天。金。山。人。鑿。字。在。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
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村。送。李。谷。陽。云。客。中。
候。曉。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姚。鴻。臚。漸。字。
元。白。顧。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
姚。太。守。汝。循。字。叙。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
潤。和。風。白。袷。輕。盛。貢。士。時。泰。字。仲。交。天。界。寺。
云。松。聲。寒。遶。塔。竹。影。午。過。墻。三。台。洞。云。石。屏。藤。
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卜。長。史。鏗。字。子。
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帶。烟。迷。遠。浦。片。帆。隨。雁。

下長洲。周明府元，字長卿，集宜遠樓云，欄杆
千嶂。嶼砧杵萬家秋。余祭酒孟麟，字伯祥，問
胡太史病云，閒身稱病易，春色閉門多。焦貢
士尊生，字茂直，白雲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跡一
徑疎。鐘散鹿羣，燕子磯云，微風山郭酒帘動，細
雨江亭燕子飛。徐公子邦寧，字仲謐，日涉園
云，水翻細浪魚銜藻，露滴空堦鶴隱松。陳秀
才弘世，字延之，冬日登清涼寺云，林枯千嶂削，
煙冷半江昏。齊王孫承綵，字國華，別客云，天
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憂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
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雲間王玠右

光承

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

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
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
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
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
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舉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漢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庸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

錢虞山曰。蔡九達羽居常論詩。謂少陵不足法。聞者疑或笑之。當是時。李獻吉以學杜雄壓海。

內竄竊剽賊靡然成風。九達不欲訟言攻之。而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擣摺割剝之徒。更于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指也。不然。則九達一妄男子。狂易中風者耳。豈特蟬蚩撼大樹而已哉。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卽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

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弊。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候朝廷有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嘆而止。又金陵瑣事。載陪京有家貧親死。付之火葬者。湛甘泉先生爲禮書時。欲變其俗。擇禁門外空地。爲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千戶啓甘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

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曰：殊失檢點也。遂易之二事甚相類。莫謂胥吏下僚中無人。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見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指。絕無巨者。

上林苑有顏淵李。出魯國。見西京雜記。陋巷佳種。遂布人間。貧士也。何不效王戎鑽核。魏銅雀臺遺趾。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

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關壯繆。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偽爲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瓦遺予。予却之。使者強之。至再。終曰。此奴主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爲之者。公柰何弗受。余爲失笑。近友人爲予言。中都皇覺寺瓦。膚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

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辭曹甚當。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誣箕子耶。比干抹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媾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野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耳。

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焉。見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一丁。秦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逃也。夫利莫大于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彝齊之求仁，亦此也。朱註乃

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冤事耶。曰肇王迹。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據以剪商之志。始自太王。荆蠻之迹。正欲遂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忌。何以稱至德耶。見瓦釜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鹵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欣然。以爲確而言之。此論解冤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曖女爲貴妃。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立爲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爲詹諸。月中蝦蟇。夫日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食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公八年三

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曆言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魯史自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十六。稀疎太甚。死法不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日星順軌。蓋爲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百四十年。但三十六食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盡擯之者。此類是也。

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兔必少。世傳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顏錄載李賀詩。蟪蛄弔月鈎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窓戶上所釘之環。卽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

帝有詩曰、織成盤龍、金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
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兔寒蟾
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
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戶列八椒圖、
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繡
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爲何物、近閱陸文量
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逸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
各有所好、鴟吻、虬、螭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
好閉、故立於門上、卽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

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鑲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
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
戌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
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
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予按屈戌
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呼門窗鉸具、有勾
者爲繚掉、無勾者爲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
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爲片
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鑲獸面

也。原非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繚纏也，繞也。掉搖動也。顛也。皆與環近。故以金鑲爲屈戌，則可以屈戌爲卽銅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正見古人爲詩，無一字無來歷處。後人何可妄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閩船皆舴艋，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舴，韻釋云：舴，舟名。十月水爲復舴，水言落水也。余在萊蕪時，聞土人呼蓆皆曰蔭，恒笑之。後閱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葬，遺命不得設復魄矣。旌旒一蘆蔭，藉下一枚覆上，則知蓆之爲蔭久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巧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形，卽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記。按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壽止五十有五，纔下壽耳。

不知所益有幾。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正如龍忌不關子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

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

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

定之而歸唐爲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

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

豁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自

稱曰豁達李老常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

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圯墁訖告官乃得縱舍

聞者哂之見劉貢父詩話一聯構訟題壁被笞

大堪捧腹今盜句疥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

歛勿遭毒棒。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

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

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

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

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憬然矣。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爲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情未鐫行。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爲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貧賤，觀富貴，各取一槩。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溟○是○也。○計○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

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形。既。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艸。木。子。天。惟。一。空。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即。天。氣。也。此。論。五。行。生。序。最。確。

因樹屋書影

第七卷終



聖